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

鄗 陽 馬 端 與 著

國用考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粟起於

黃膺音津東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言北河今諸郡皆令轉輸至此

率三鍾而致一石凡用百九十二斛乃一石

漢興高帝時漕出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別開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敬說也

孝文時賈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鑿道數

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二子

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縣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逼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糗饋糧至十餘鍾致一

石其後東滅胡拜置滄海郡人徒之振疑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

河南地今胡後與十萬餘人築衛尉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六司急郵出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

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漕穿津起長安傍

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

又可得以漑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發卒

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

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

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度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

壩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

之東可無復漕也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

者不能償種更之河東宗田發卒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

田予之其田稅入少府其入亦多也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道二水

流泗入渭入漢中郡月城縣斜水及津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

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沔入沔入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沔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

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

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漕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

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姬來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乘乃是

元封元平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屯贖罪池部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徵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歛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乘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乘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萬萬也有動衆

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先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虞翊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弥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下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之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

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於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表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思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脛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

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而渡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牛御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且流馬亦有尺寸之數先公曰邸閣者食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云云是邸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淮陽郡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

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尸共借一人助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  
 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 揚州今嘉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  
 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  
 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  
 須應機漕引此費後徵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  
 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賞麻皆折公物雇車牛  
 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  
 有私人雇價布八十四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  
 布五十四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  
 絹三匹市木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

十九匹雇作首并五及船上雜賃食直是以成船計一艘雇絹七十  
 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給二十斛或載私人雇價遠者  
 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四匹近  
 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與七十匹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  
 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賭布千一百匹又其  
 造船之費皆須錫材人功并制船如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  
 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  
 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所運往遠增破其陸路後隋破至  
 金門謂一車雇絹一匹謂一匹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  
 能盡行也

孝文帝七年得骨律今高平以塞上表今高平詔高平安定統高平  
 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定縣也及臣房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  
 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報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澗輕車往

來猶以為難設今載穀二十石至深沙必至滯留又穀在河西轉  
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二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慶生  
人耕墾之業重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  
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所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返至猶稱  
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嶺地山註此平頂高平縣今歸德府山水之以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船一船勝二十斛一船十人計須千  
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  
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  
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  
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出具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  
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滄陝魏  
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魏州今福昌縣伊州今內  
縣各州今歸德府縣餘縣並今歸

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常璿

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

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

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

水走于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

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未等郡得吐谷

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甘肅之地謹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萬

諸郡運糧以給之十年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

兒別以舟師濟滄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都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場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以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夫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倉窖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閩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二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砥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樓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輓系二鈎於膏而繩多絕輓夫輓墜死則以

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種船楫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在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在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



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濮邢具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亟脚營窖之名民間謠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爲軌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溢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

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北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漚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坊瀕苑檣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那其後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緋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發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道佳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道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道傷牛乃爲交場兩道濱水處爲宿場分官

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為石堰以過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真矣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  
上河南戶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  
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  
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  
三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  
漕事亦皆決於晏晏郎監利在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  
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  
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歌隍反江船二千艘  
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二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  
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  
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八人習河險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也

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十  
弱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  
緡又分官吏主丹揚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  
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  
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  
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  
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  
義益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  
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  
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則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  
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穎蔡涉  
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  
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真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開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乘酒以飛龍駝負求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用為相造以江吳素嫵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道鹽鐵權酒侍郎言中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運使元琇辨其剛不可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

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乃癸諸道觀察使刺史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言中以兩稅易米百萬石以兩稅易米百萬石

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

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

雅器混復以為江淮轉

罷而混為度支諸道

小滄青河中而李納

以構叛貶琇雷州司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入三門崔平陸人為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號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埭東浙西者增私路小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至渭橋寢滅矣至巽乃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湖愛敬陂起隄貢城以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

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真

涇經底杜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

江執標楷麾一舟百乃能上診曰古無門

既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運為運道屬

至車費錢二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

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陸運其後諸道

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

埭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留後李巽為

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直者自劉晏後江淮米

役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

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

迎大舟河益卑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

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

米至渭橋者纔二千石以諸道歲轉運使盧瑄采以備一歲之費  
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置者皆掣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  
度支皇甫鎛議悉斛三石曰斛者償之千七石曰斛者流塞下過者死  
盜十斛者流三十斛死而覆轍販輓至方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  
人扼挾為姦榜符號者之至餽干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  
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大德王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監  
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指沙而進  
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  
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  
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勿利於人陰陽拘忌朕所顧也議遂決堰  
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新闕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輓貨四  
萬書上攷開成初為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

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  
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通群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  
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  
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攷七萬者減一選  
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  
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  
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  
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  
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  
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  
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采既易集  
事又足勤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

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丞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滴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開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煙火始絕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開輔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開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采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采米以拯凶災今宜采之處則無錢宜粟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六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粟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采

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采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粟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餉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采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采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六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采之價其江淮米錢餉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上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綱梢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

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未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又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二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剝破五百貫只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

寬四萬貫耳堤以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  
國家財用文事于安危所出願當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貽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游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爲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當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潯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涓州人陳碯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

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廬循故事乃以碯石爲蓋鐵巡官往孔子驛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是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運之一術也勅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勅應汭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

欲於諸軍儼人內差借徒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般豈無損失自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寧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未嘗反不與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十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路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之

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通

有四倉景祐四年改第二曰萬盈第舊廣利景德中改大四曰廣衍延豐祥符二年增第順成舊常農景德

遠德中改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曰

永濟永富二人心懷孟等倉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

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廣積廣儲等倉受曹濮等州所運

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濟第一

左右驥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廐坊倉受京西諸縣舊

義豐倉大中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

河南北各三所驥驥左右天廐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

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采和巾芻粟並掾曹主之

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筦推所獲之課除

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輦送京師官走車牛者僦民車以給

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

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荆湖江汴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實不能

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

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使按察

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改賦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

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



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  
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六人共掌  
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  
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里所聚導河渠遠淮海貫江湖歲運  
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  
倉廩充物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  
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  
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豈辰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糧之  
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當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  
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一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  
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為是一斗為  
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領受

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  
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  
糧軍人集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  
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  
餘圍

國初以來四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  
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比河粟  
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  
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  
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其漕運賦其驛凡水  
運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揚真楚泗州四處置石以受  
其輸既而分調舟船汴流而入京師發運使領之荆湖江淮兩浙以

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嶺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  
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戶部判官凌策與江南轉運同計度陝山諸州  
省自京至廣南香藥驛運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陝山諸州  
菽粟自黃河三門泌流由汴河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穎許楚光  
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  
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  
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廷臣主之州  
陝諸州金帛列傳置分犖彘擔以至和布及官所市布田水  
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疋分  
為十綱舊常至歲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  
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  
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慶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  
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  
二百八十一鼎州二百四十一鳳翔解州六百嘉州四十七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揚

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  
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蔡河入汴至京師  
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  
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  
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采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  
石給京師二常賦外增采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  
書負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  
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升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  
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一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耗纜運菽三  
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能所運  
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塩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圍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至併事自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付詣富饒郡市則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且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朝廷爲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反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勅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暮年功各造

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旣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若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漕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慵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守前船不許御史亦以爲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舟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繇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爲一千七百一十三萬炭以秤計爲一百萬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一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

芻亦賦於畿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余京師則穀賈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過歲儉則蠲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一歲凡蠲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杭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萬石粟穀貴處市金帛儲推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為副使創汴河一百綱漕荆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益為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

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口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鄒濬等言三山惠以湖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為海運之石水可待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軍運相度設無施行

薛向為江江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負負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撻察而售弊悉去

七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官穀粟可以漕運祖以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廣濟河為利甚大今請通津門

襄汴河岸東城裏二十七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置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漢江入海運東南來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孫

云今之京師古所謂神

足恃也特

措手是因畫十四策內一

石皆以折會填償

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聚為勾散為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

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

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

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

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

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准

州軍所得

許令檢點緣此意致邀難乞取

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

司違條剝得糧綱稅錢一萬

諸路亡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亡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  
運使得人稍做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餘貫嚴賜約  
束行下無刻厚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六觀二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  
循止將成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放為假細措違之地又以所管斛  
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入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  
將見在斛三蓋以入發運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除六路斛斗自立所起綱至干淮旬以及真揚楚泗  
為倉七以聚貢三儲糧自楚泗置亦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  
故常有六百萬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  
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備代輸京師謂之代  
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來穀賤則官來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  
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  
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相調之入有加焉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  
性多暴虐及武成後主俱是僻至至崇化二年為周所滅有戶三百

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

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後周閔明二主俱以弑崩武帝誅權臣覽庶政恭儉節用考數名實

五六年內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

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周制司授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者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

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

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

札亦無力征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苗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歲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為丁高頴奏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恒徵納除注常名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備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為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通典論曰隋受周禪至大業一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蓋承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隨廢姦偽尤滋高頴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為浮客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由此東坡蘇氏曰古者以民之名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法寓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糶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糶於楊宿一毫有米則可糶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轉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糶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畝賣糶量添七色等錢以椿充糶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堽鈔一百萬貫付呂滌盧知原均斛斗專充應副轉般令一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七萬以拾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為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

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網運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  
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網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  
網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網運經由江東西亦許  
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網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  
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  
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  
岳鄂荆南置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  
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  
其舟楫不願藏舟自應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  
申水脚糜費七分錢二分錢法嚴卸細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成慮擄  
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僭以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  
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叙嘉黎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  
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船倉修堰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  
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  
輒之人以爲便然嘉陵一險灘磧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溢終歲之  
運殆莫能給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爭之且言宣司已取蜀民運脚  
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乃卒行水運總所委官就采於汭  
流復就興利閘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采未免四川  
及京西路請州阻以寬之

網運之官其責繫難人以為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上有少  
欠許糴填補足網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來獻說者止欲  
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斗可使之全無侵蠹當  
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  
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糴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



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露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甘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具稱納已足許保明叙復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幣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秦漢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

之漕亦未甚論且如律之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郡然後漕運之法自北方詳奏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已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郵當時漕渠六輔渠之類其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

侯各據其利粟不及以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開江淮到得唐時方以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迴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一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漕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

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因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何此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須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焦津洛口倉倉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亦壞自當時劉晏而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未不至六軍之

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以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曰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便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

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接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管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畧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宗祖時陸路之粟至真州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

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中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  
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  
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述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  
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  
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  
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  
京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畜積發運有名無  
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  
略如此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六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國用考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難之阨門閔  
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  
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是國用以其餘  
皆以餘財共之  
少曰委多曰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  
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人也人  
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  
也六斗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  
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之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飢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告所抵無

令重困吏民有挾振飢民免其死有具以名聞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

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

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

者勿收責武帝始開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聞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予勿收士貢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使農移就業丞

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上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

關得無用傳傳符也欲穀之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貲不滿四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賑貸頻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國所在冗

食之冗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也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

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市補三百石其吏也

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

無出租賦三歲萬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篤癘無家不能

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賜鰥寡孤獨蔣癯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糧勿收責

以後以各處水旱飢饉賑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大倉米豆作糜食飢人

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  
御史伊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帝疑賦  
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  
司叔侯汶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飢遣使開倉廩以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兗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沒溺死亡及失產財  
者所在開倉賑給之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楊州諸郡飢遣使開倉賑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義以東土災荒  
人凋穀踴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  
聽留一年儲餘皆勸使棄貨為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飢人即  
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  
斛賜遭水人

二十年者州郡水旱人大飢遣使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飢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 定州上言為粥所  
活者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冀州二言為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  
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  
十萬石以賑恤貧民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飢開倉賑恤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飢民上遣左右視民倉得豆屑雜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暮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輒馬避之引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關皇間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十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蝗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糶攷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上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紅其目前之急也

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負無可償而替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古曰司以豐取約予為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圭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楊泗飢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楊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斛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三月詔賜沂州飢民種食

開寶四年劉錕平詔賑廣南管内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戶委長吏於省倉內量行賑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飢

淳化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斗仍給復二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潁等州出粟以貸飢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為粥以賑飢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闕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

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惧修省見於顏色惻

怛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或有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蚕鹽若和采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閉市之征鬻牛者免筭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民流亡者閔津毋責渡錢過京師者分遣巨諸城門賑以米所至合以官第為淖靡食之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者幼不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飢役若厭溺死者官為瘞埋祭之厭溺死者加以其家錢粟蝗為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井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拊其民緩繯繫省刑罰飢民劫困窘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便不任職者間遣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



安撫其前後所危大略如此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祖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此

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二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印民所聚選老弱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宰塋之謂之叢冢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迂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卧名為救人而實救之粥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獎

魯擊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房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戶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拯其患塞其求

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  
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  
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不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  
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  
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  
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豈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  
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  
意於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矣  
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  
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  
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  
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  
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

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  
萬戶食之不通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通則當用  
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  
授之祭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  
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  
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  
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  
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  
可賴者必弃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如而民露處不知所  
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正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  
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  
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果時

有警邊成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過粟不可以不  
貢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  
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鋤  
挺於草茅之中以杆游激之吏強者既置而勅則弱者必隨而聚  
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  
此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之於  
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  
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每一戶得粟  
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  
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修其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  
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  
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  
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

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取之於  
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  
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  
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村舊瓦之尚  
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  
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  
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駭之不去誘之不  
為盜矣夫飢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拯災補敗之  
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  
足以拯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心皆喜上之足賴而  
自安於畎畝之中買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之  
禍則戴上天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措置  
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

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粟便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監司使之灾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着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豫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棄舊業淳游外鄉居者旣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水路召人

給米或錢賑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飢多盜擊因聚本路不以謂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真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陛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虐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平皆推寬之恩以利於民竊爲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大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常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於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赦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

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乏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始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振救不足者並預且當脩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飢民與使不如法賑救者委司農救之

七年賜環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飢民

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糧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刀無異今出入一

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飢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年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下司乞自十一月初一日起支至次年一月終止如有餘即及三月終從之

賑貧始於嘉祐中罷粥諸路絕田以夏秋所輸之課給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發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教倍差官辛克使令置火頭具飲饍縫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其州既多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詔青齊滿三州被水之民老幼殘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

凶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通為一杭州者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

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變故未易度量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粟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粟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來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郎敕十大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款不理限敕三十度牒五百於河北東西路提舉司戶入錢果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

穀其詳見於民生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

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他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利二曰薄征

三日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王制歲有不登為人主者

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

書周禮官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

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糶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

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

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

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振飢而已當時歛散輕重之式未

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歛散之權

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飢乞糶于晉魯飢乞糶

于齊傳出左歲一不登則乞糶於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

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

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歛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

到後來歛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

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

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  
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焉苟且之政已非所  
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紀元鼎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  
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四皇不特移民就  
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派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可安不出  
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  
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  
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糶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  
凶年出之振飢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糶之政不講一切  
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  
平糶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  
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飢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

粥其策又其下者

王莽末年民愈貧苦常若枯旱穀價翔貴北

遣公將軍開東去諸倉賑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  
水為酪酪不可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宮以廩之吏  
盜其廩飢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

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  
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  
理會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  
行平糶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  
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得  
有法亦可大抵論流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  
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  
以平船載谷入關毋得用  
傳出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  
本紀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今高戶各出穀散而與  
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空

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

間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公飯救弊是時方春

此人多飢死出榜要路本飢民散入村落擇所可豐稔者三州勸

野有青粟公出榜要路本飢民散入村落擇所可豐稔者三州勸

民出粟得五萬斛以官廩隨所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

公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坊村擇寺廟及

遣寄居開官住主其事間有吏募流民中曾為吏胥走利分

若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納守禦之役借民念以貯為吏胥走利分

掘溝為限與所至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文官府公推其法

於境內吏之所至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文官府公推其法

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其間

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

處多以青州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

為法出言行錄熙寧中以大資政如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

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

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

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

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

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糶

之政條目先須講亦自李悝平糶至漢景壽昌為常平倉元帝

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粥場

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

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景西河北河東陝西淮

路並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

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集轉以為錢變而

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熙寧二年

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出納乃

乃預備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據數量苗

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概轉易其兩石見錢依陝西出

依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

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

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詔賣廣惠倉田雖得

高宗建炎元年詔勸誘富豪出粟米濟柴飢民賞各有差

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故

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又繼之三倉又壞



粟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關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名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粟更令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余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粟三千石萬畝以下者粟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既平粟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色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冊具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

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約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以展閣責之運司余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堤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一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文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粟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飢民一十二

粟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闈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推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名目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糶更令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付戶部變采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斛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處占田萬畝者糶三千石萬畝以下者糶一千石

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豈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色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冊具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

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

約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循資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立以展閣責之運司余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支會子二十一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又二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壘南康飢民一十二

萬二千有奇與國飢民七萬一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社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夷攷其實則青州一路飢民止十五萬幾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飢民纔二萬二千而已以與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弼用十五萬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力賑救為米一百二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間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寔相倍徙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暵發之略盡今所以為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又言揀充之政莫急於勸分昨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庾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為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

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出粟賑濟賞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霑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為上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粟或錢廣而及於一鄉一里而及於一都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國

